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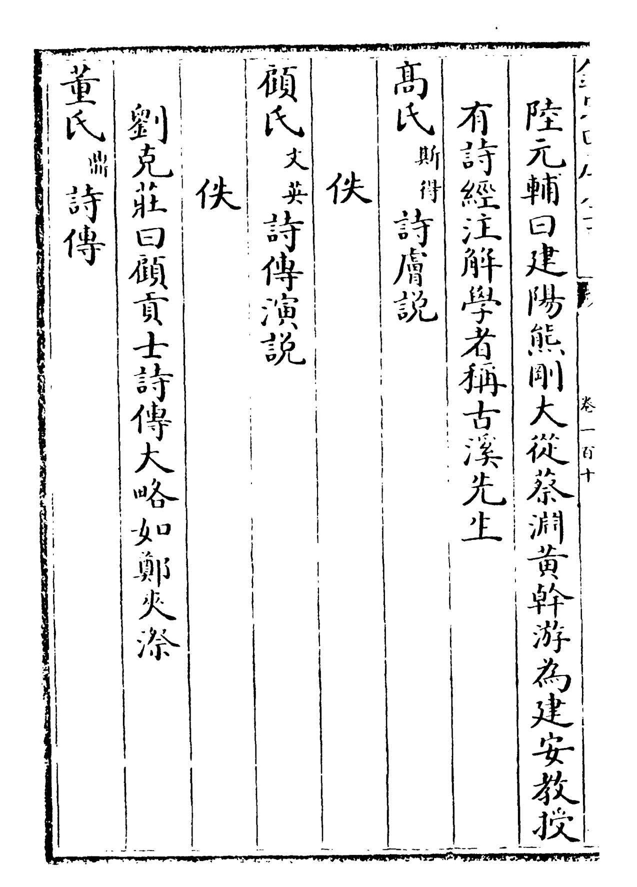
詩十三

洪氏咨夔詩注

佚

熊氏剛大詩經注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熊剛大從蔡淵黄幹游為建安教授
有詩經注解學者稱古溪先生

高氏斯得詩膚說

佚

顧氏文英詩傳演說

佚

劉克莊曰顧貢士詩傳大略如鄭夾漈

董氏鼎詩傳

佚

李氏彖詩講義

佚

鄭氏庠詩古音辨庠或作庠

宋志一卷

佚

劉氏元剛詩演義

佚

章氏叔平讀詩私記

佚

黄震序曰詩自衞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漈始各捨序而言詩朱晦庵因夾漈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要東萊呂氏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朱晦庵之

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己見名以私記無一語隨人之後其用功之精勤與謙虚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哉余得而讀之三歎不忍去手方欲從之面請則已拜予祠之命東歸矣始志篇端歸之尚俟後會云

蔡氏夢說詩箋

八卷

佚

赤城新志蔡夢說字起巖黄巖人從車敬齋游究心濂洛之學開門授徒黄超然髙志尹方儀皆其弟子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于家

俞氏德鄰佩韋齋輯聞詩說

一卷

存

曹溶曰宋季俞德鄰永嘉人著有佩韋齋輯聞中有

詩說一十三條

姚氏 隆 詩解

佚

黃淵序曰心動物也詩亦動物也豈可以言語求哉惟不說者為上矣夫子絃歌而取三百十有一篇斷之以思無邪一語即詩論詩他無文字洙泗言詩特子貢子夏見於魯論耳齊魯毛韓四家出傳與而經廢矣序文不知果誰所作毛萇於序猶無所與鄭康

成惟序是信叔世講師入出入毛鄭間跛眇相逕笑者孩之雖然語初學者不為詁釋彼豈知或大或小或博或約或顯或晦或抑或揚之妙此野庵詩觧所以作也是觧也參之李迂仲訂之張敬夫序之可者從之否則正之謂風雅頌皆始於文王謂風關雎鵲巢迺應其聲謂二雅聲有大小非政有大小謂王風迺王城之聲謂國風無變風二雅無變雅譚詩平易如此野庵姚姓隆名贈朝散大夫蕭之韶溪人

黄氏（震）讀詩一得

一卷

存

震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為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為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

取者視李氏為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為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為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為詩緝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

桑中溱洧為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為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攺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暸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為主至其攺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謝氏枋得詩傳注疏

佚

陸元輔曰叠山詩傳疏發明透暢大全中所採頗多

王氏柏詩可言集

宋志二十卷

未見

方回序曰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柏之
所著也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取文公文集

語錄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騷次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後集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黄谷城黄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㟑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昌父方伯謨李果齋其第十三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

立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為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為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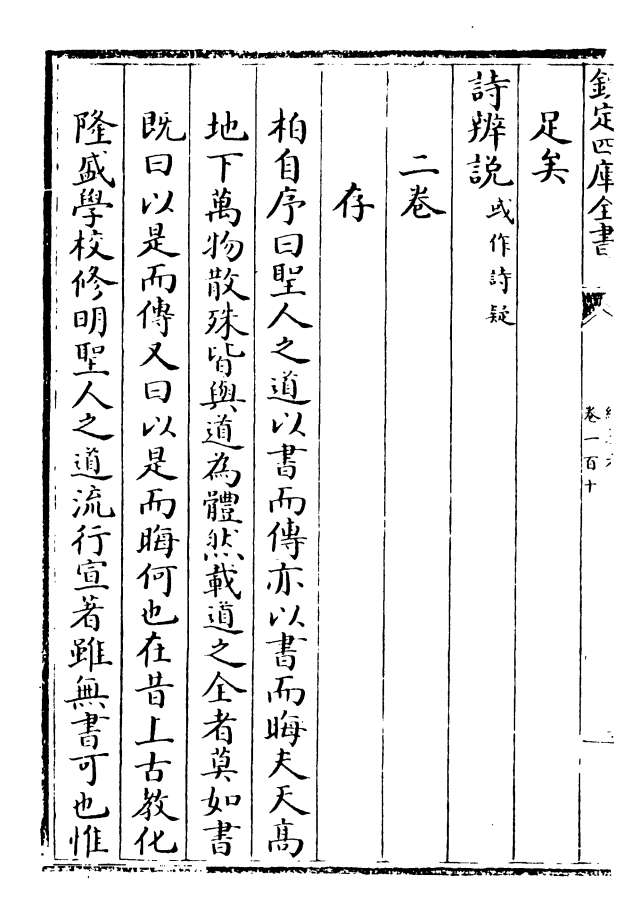
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攷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錄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魯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

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以文公之說為是耶别見魯齊詩說則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　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槩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二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竊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為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為歌

詠以刺譏醜惡若今鄙俚如賺如令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為之乎旁觀者為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為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咏之其所以歌咏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於戲狎而實亦足以為戒也文公以

為淫奔者自為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趣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删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為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

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特里巷之歌謠耳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二說者內翰尚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略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為樂或不用為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考十家所評詩話始於胡苕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學詩者觀是



足矣

詩辨說 或作詩疑

二卷

存

柏自序曰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為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

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托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騖於高遠援据傳會穿鑿支離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

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藴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為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汛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葢非一朝夕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著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茍

經於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學者之可罪紐於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何後世狥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擬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成德序曰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記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呉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分繹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庵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為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黄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為淫奔者所作且疑三

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删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襛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為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如此

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

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幽也有幽詩有幽雅有幽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於風猶風之不可雜於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為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删去其三十二篇且於二南删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删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

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

其淵源出於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

心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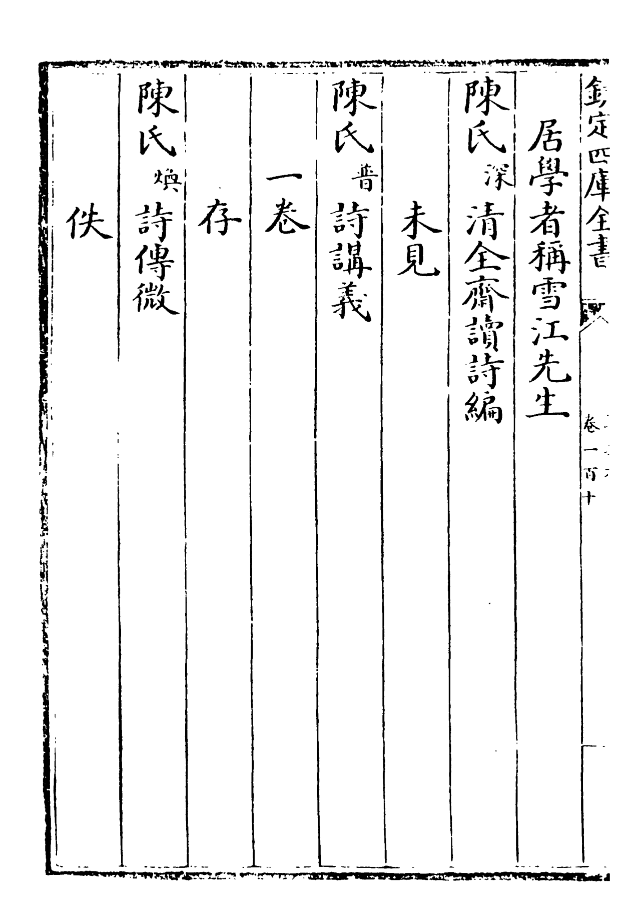
戴氏亨朱子詩傳辨正

佚

江氏愷詩經講義

佚

徽州府志愷字伯幾婺源人貢禮闈宋亡衣齊衰隱



居學者稱雪江先生

陳氏深清全齋讀詩編

未見

陳氏普詩講義

一卷

存

陳氏煥詩傳微

佚

黄虞稷曰字時可豐城人宋末兩預漕薦入元不仕

丘氏葵詩正義或作口義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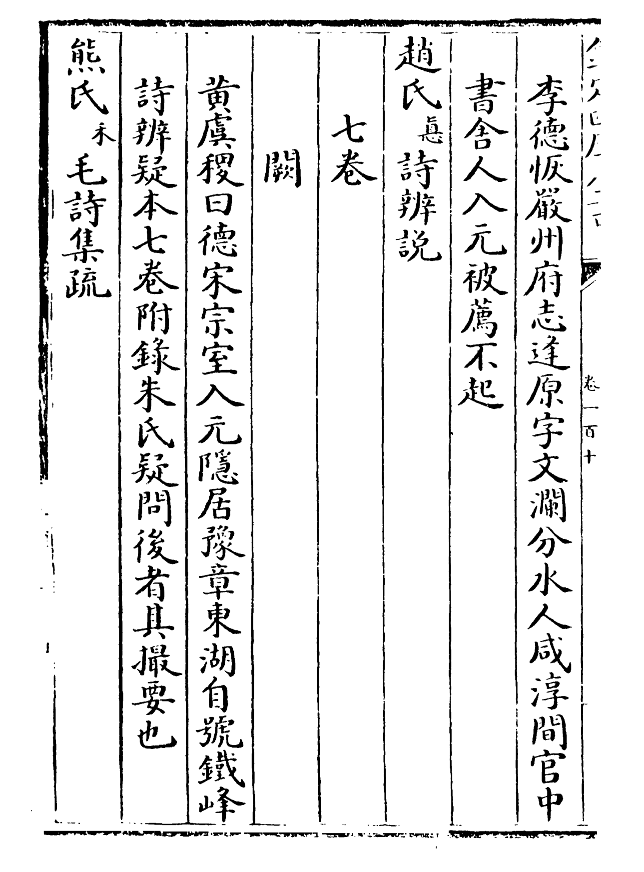
俞氏琰絃歌毛詩譜

一卷

未見

何氏逢原毛詩通旨

佚



李德恢嚴州府志逢原字文瀾分水人咸淳間官中書舍人入元被薦不起

趙氏悳詩辨說

七卷

闕

黄虞稷曰德宋宗室入元隱居豫章東湖自號鐵峰

詩辨疑本七卷附録朱氏疑問後者具撮要也

熊氏禾毛詩集疏

佚

吳氏失名詩本義補遺

宋志二卷

佚

按王氏困學紀聞載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

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吳氏未詳其名其書出於朱子集傳之前未審即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

亡名氏毛詩小疏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為本删取要義輔益經注云

毛詩餘辨

通志四卷

佚

毛詩別集正義

通志一卷

佚

毛詩釋題 崇文目釋作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叙詩義次述章旨

蓋近儒之為者與

毛詩正數

宋志二十卷

佚

毛詩釋篇目疏

宋志十卷

佚

詩疏要義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玄談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章疏

宋志三卷

紹興書目二卷

佚

毛詩通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毛鄭詩學

宋志十卷

佚

纂圖互注毛詩

二十卷

存

陸元輔曰此書不知何人編輯鋟刻甚精首之以毛詩舉要圖二十五曰十五國風地理圖曰太王肾宇圖曰宣王考室圖曰文武豐鎬之圖曰春藉田祈社稷圖曰巡守柴望祭告圖曰靈臺辟雍之圖曰閟宮路寢之圖曰我將明堂之圖曰諸侯泮宮之圖曰兵

器之圖曰周元戎圖曰秦小戎圖曰有瞽始作樂圖曰絲衣繹賓尸圖曰朝服之圖曰后夫人婦人服之圖曰冠冕弁圖曰帶佩芾圖曰衣裘幣帛之圖曰祭器之圖曰樂舞器圖曰器物之圖曰四詩傳校圖上下各圖或引注疏或引禮書詳注其下傳校圖則按漢三史而為之者也次之以毛詩篇目每詩題下采毛詩首句注之其卷一至終則全錄大小序及毛傳鄭箋陸氏釋文而采左傳三禮有及於詩者為互注

又摽詩句之同者為重言詩意之同者為重意蓋唐
宋人帖括之書也

詩義斷法一卷 佚

右見菉竹堂書目

經義考卷一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十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憨意誠

經義考卷一百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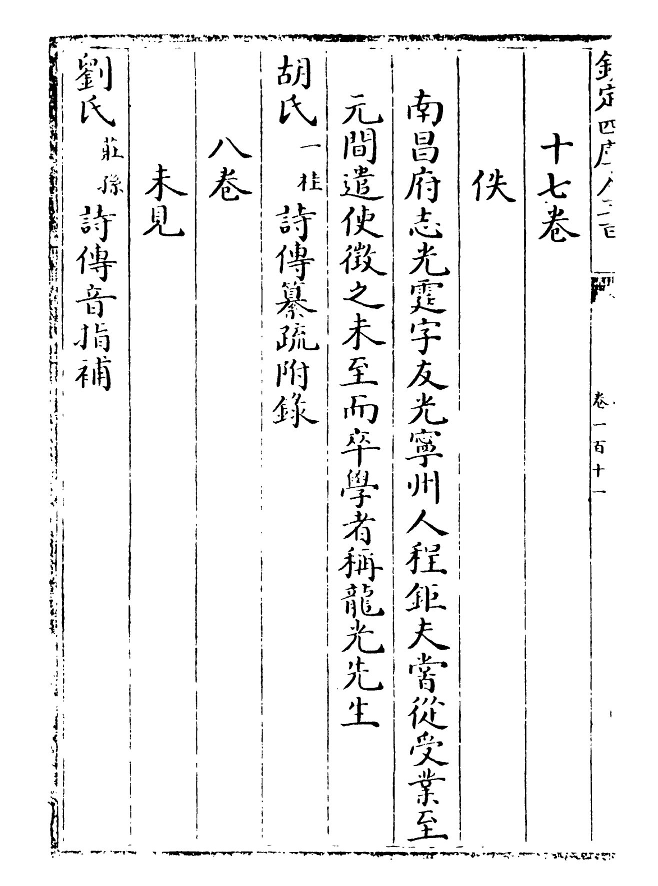
詩十四

李氏簡詩學備忘

二十四卷

佚

雷氏光霆詩義指南



十七卷

佚

南昌府志光霆字友光寧州人程鉅夫嘗從受業至

元間遣使徵之未至而卒學者稱龍光先生

胡氏一桂詩傳纂疏附錄

八卷

未見

劉氏莊孫詩傳音指補

二十卷

佚

程氏直方學詩筆記

未見

胡氏炳文詩集解

未見

程氏龍詩傳釋疑

佚

安氏 熈 詩傳精要

佚

蘇天爵狀曰先生諱熈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金亡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舉貳其學事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為本讀書以經術為先其講説也毫分縷晰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人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憲

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不幸以疾卒年四十有二有詩傳精要統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

陳氏櫟詩經句解

未見

櫟自序曰詩部分有三曰風曰雅曰頌所以作風雅頌之體亦有三曰賦曰比曰興詩有六義此之謂也風則有十五國風雅則有大小雅頌則三頌也風有正有變周南召南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

檜曹豳十三國之風變風也雅之大小亦有正有變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正小雅也自六月至何草不黄變小雅也自文王至卷阿正大雅也自民勞至召旻變大雅也三頌周頌魯頌商頌也風風也民俗歌謡之詩也雅正也朝廷讌饗朝會樂歌之詩也頌美也宗廟祭祀樂歌之詩也直陳其事曰賦以彼喻此曰比託物興辭曰興六義之略如此而已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小夫賤隷或出於婦人女子乃

人聲自然之音自古有之康衢之謡是也今見於書如舜皋喜起明良之歌即虞詩也五子之歌則夏詩也商詩多亡今商頌五篇乃未盡亡者外此風雅二頌皆周詩也二南雖國風已有進而為雅之漸見周之所以盛王黍離不復為雅乃降而儕於列國之風見周之所以衰王詩降為國風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矣以詩為教自古已然舜命夔教胄子曰詩言志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是

也孔子删詩為三百篇始列於六經而尤以為教人之先務視他經猶諄諄焉曰興於詩曰誦詩三百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謂子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他日過庭所聞亦先問學詩乎子所雅言詩亦必在書禮之先而提綱絜領教人以讀詩之法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葢以詩雖三百篇之多大要不出美善刺惡二者讀美善之詩可以感發吾之善心讀刺惡之詩可以懲創吾之逸志皆所以正吾

心而使無邪思者學者識賦比興之體以讀風雅頌之詩而一以無邪之思為主焉則詩之一經可學矣詩序之作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詩序傳於後今攷小序與詩牴牾臆度傅會繆妄淺陋常多有根據而得詩意者恒少其非孔子子夏所作而為宏所作明矣諸序本自合為一編至毛氏為詩訓傳始引序入經分置各篇之首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

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有不通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附合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敢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獨朱文公詩傳始去小序別為一編序說之可信者取之其繆妄者正之而後學者知小序之非聞正大之旨至矣盡矣今述文公之傳為句觧以授幼學又以序與詩異處不便觀覽乃依毛氏序列各篇之首但高下其行以別之庶使序之得失開卷了然而詩之意義易於推

尋云

吳氏[迂]詩傳衆說

佚

李氏[恕]毛詩音訓

四卷

未見

毛詩詁訓

四卷

未見

毛詩旁注

未見

朱氏近禮詩傳疏釋

佚

吳澂跋曰朱子之注經詩傳為最善學者之窮經亦惟詩為易入盱江朱近禮喜讀詩隨已所知具疏其下或有所釋或有所廣年未二十而專攻一經志可

尚已

蔣氏宗簡詩答

佚

周氏聞孫學詩舟楫

佚

劉氏瑾詩傳通釋

二十卷

存

楊士奇曰詩傳通釋元安成劉瑾輯凡二十卷余家所有四册其采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又考求世次源流至明且備蓋會通之書也

吉安府志劉瑾安福人肆力治詩其說宗朱子而間出其所自得又考正諸國世次作者時世察其源流辨其音韻審詩樂之合窮删定之由為詩傳通釋一書能闡發朱子之藴

黄虞稷曰瑾字公瑾安城人博通經史隱居不仕其

書宗朱子而録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幷考其世次源流焉

按劉氏通釋永樂中胡廣等攘其成書為大全惟於原書愚按二字更作安成劉氏而已

梁氏益詩傳旁通

十五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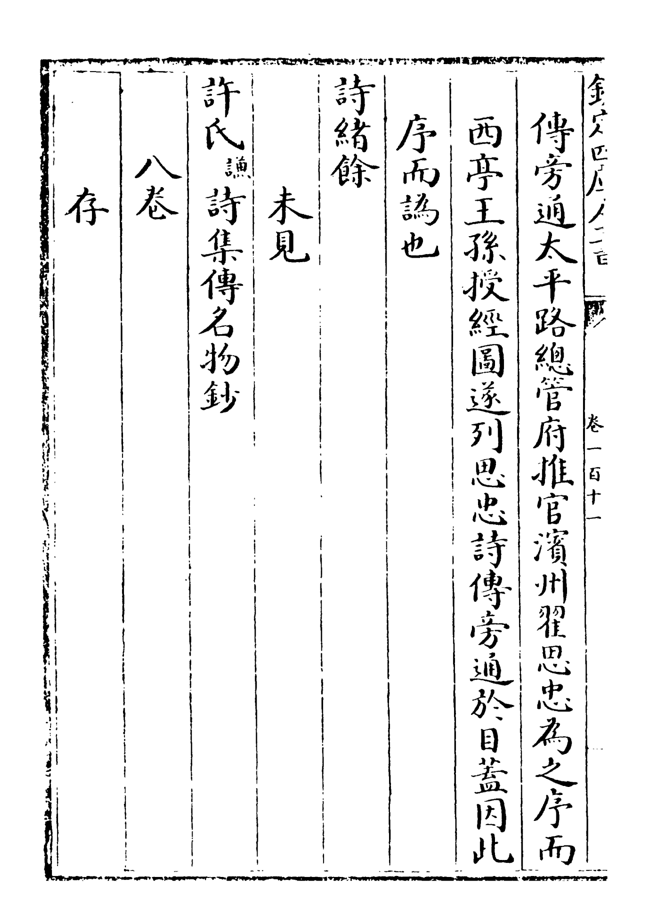
翟思忠序曰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

敵之曰思無邪六義以該之曰風賦比興雅頌蓋其言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删之後分而為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代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注異焉同焉各成一家至於有宋文公朱先生為之集傳闡聖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倫豈但塲屋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庸齋搰搰於此昧必欲聞慒必

欲解㕘諸先正問之老宿遇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傳旁通旁通者引用羣經兼輯詩說不泥不僻如易六文發揮旁通周流該貫也用功懋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於詩之教者與

黄虞稷曰益本閩人隨父家江陰舉江浙鄉試其書專發明朱子之傳

陸元輔曰梁益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徙居江陰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所著詩



傳旁通太平路總管府推官濱州翟思忠為之序而西亭王孫授經圖遂列思忠詩傳旁通於目蓋因此序而譌也

詩緒餘

未見

許氏謙詩集傳名物鈔

八卷

存

吳師道序曰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讀四書叢說師道
既為之序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集傳名
物鈔為成書嚮聞屢以示予而一二說亦頗予名於
其間予盍有以播其說師道竊惟詩之興尚矣當周
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
取以列之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
則删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為訓戒者
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

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為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稽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為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為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儒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畧出己意然程純公吕成公猶主序説子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

賦比興之分比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蔀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憾嗚呼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為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要

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儒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軼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貍首轡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

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未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儒皆然之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

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慮深啓夫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寤疑辨惑如王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餘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為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於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究焉

黄溍曰先生是書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釆遠援而以已意終之

羅氏復詩集傳音釋

二十卷

存

黄虞稷曰字中行廬陵人

按曹氏静惕堂有藏本乃合白雲許氏名物鈔而音釋之

朱氏公遷詩傳疏義

二十卷

存

公遷自序曰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徳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意愈窒遼遠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二章得孔孟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葢詩主咏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委婉而辭若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

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脉絡較
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
重似汎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
視之也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
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
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
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魯鈍膚末何
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

而於未發者必究其藴已發者不羨其辭庶幾予顯微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為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游饜飫積日累月乃若有黙契焉此不敏之資困學之方而未敢以為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兹閲而教之則幸矣

何英後序曰先師松隖先生嘗謂野谷洪先生初從

遊先正朱氏公還先生之門受讀三百五篇之詩一日請說周頌維天之命一章之旨先生於集傳下訓釋其義發言外之意瞭然明白復請曰於集傳皆得如此章以發其所未發以惠天下學者豈非斯文之幸與時先生以特恩授校官得正金華郡庠日慕月注以成其書名曰詩傳疏義黄文獻公溍一見深加嘆賞凡興體之作語意呼應尤切究心焉然學者悅慕雖相傳録終亦罕覩永樂乙酉先師宗兄世載游

書林王葉君景逵家因閲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景逵尚德之士屢致書來請梓傳歲丁酉英侍先師館於葉氏廣勤堂叅校是書旁取諸儒之説節其切要者録而附之藁成未就鋟刻先生還祢考終正統庚申景逵書來囑英曰所傳詩傳疏義輯録遺其藁數卷不存願為補葺而壽諸梓英竊慮其所遺忘恐成湮没況景逵欲廣惠愛之仁故不揆淺陋敬取先師所受餘稿謹録補遺重加增釋足成是編名曰詩傳

疏義詳釋發明質諸同門友京兄劉焏以卒先師之志狂僭之咎固不可逃庶乎有以表述先正斯文之德貽際盛代文明之治尚得與四方諸君子共之是所願也

江西通志朱公遷字克升樂平人學於同郡吳中行以遺逸徵授翰林直學士章七上力辭乃出為處州學正兵亂徙婺源

樂平縣志公遷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

處州嘗題其室曰陽明之所學者稱陽所先生

李氏公凱毛詩句解

二十卷

存

黄虞稷曰公凱宜春人字仲容其書專取呂氏讀詩記而隱括之

曹氏居貞詩義發揮

未見

江西通志曹居貞廬陵人著詩義發揮永樂中修大全多采之

焦氏悦詩講疑

佚

蘇天爵表墓曰先生姓焦氏諱悦字子和與同郡安熙講說六經之旨伊洛諸儒之訓莫不究其精微中臺御史表其學行可為人師授真定郡學官號其居曰兑齋有詩講疑一編藏於家

顏氏達詩經講說

未見

陸元輔曰江陵人

夏氏泰亨詩經音考

佚

紹興府志夏泰亨字叔通會稽人領鄉薦官翰林院編修

吳氏師道詩雜說

二卷

未見

盧氏觀詩集說

未見

黄虞稷曰字彦逹崑山人熊之父

楊氏璲詩傳名物類考

未見

兩浙名賢錄璲字元度餘姚人注詩傳名物類考侍

御史姚歗上於朝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

俞氏遠詩學管見

未見

蘇氏天爵讀詩疑問

一卷

存

天爵自述曰戊辰之冬閱朱子詩集傳吕氏讀詩記偶有所疑輒筆錄之蓋將就有道而正焉非敢學固

哉高叟之為詩也

吳氏簡詩義

佚

紹興府志吳簡字仲廣吳江人以薦入官歴紹興學

錄

楊氏舟詩經發揮

佚

江西通志楊舟字道濟吉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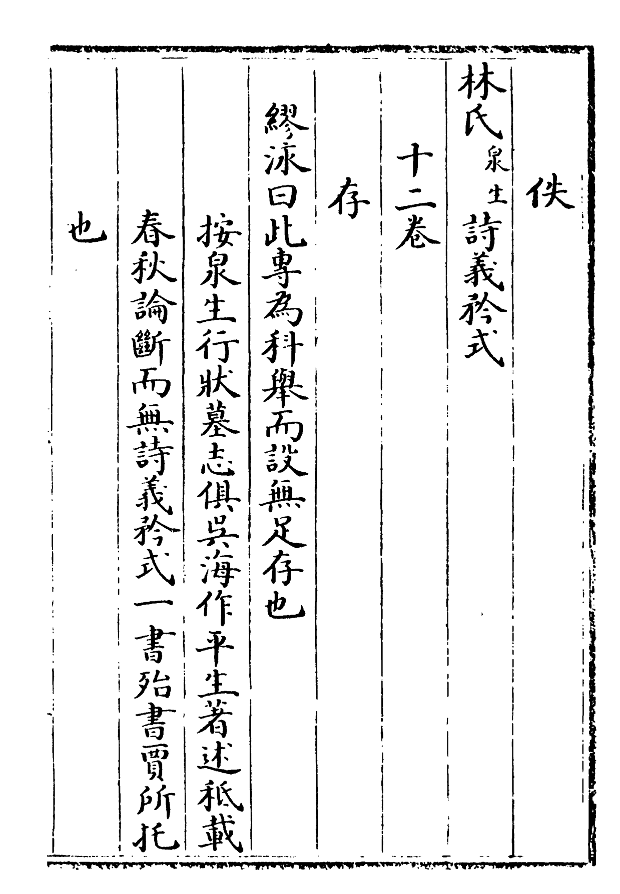
湖廣總志楊舟字梓夫慈利人登進士任茶陵同知歷遷翰林待制

韓氏性詩音釋一卷

佚

陸元輔曰元慈湖書院山長會稽人韓性明善撰

貢氏師泰詩補注二十卷



佚

林氏泉生詩義矜式

十二卷

存

繆泳曰此專為科舉而設無足存也

按泉生行狀墓志俱吳海作平生著述秖載

春秋論斷而無詩義矜式一書殆書賈所托

也

泰氏 玉 詩經纂例

佚

楊維楨志墓曰先生諱玉字德卿姓泰氏其先鹽城人徙居崇明又徙崑之太倉家焉通五經尤邃於詩教授鄉里二十年既没其徒私謚曰孝友先生

余氏 希聲 詩說

四卷

佚

括蒼彙記余希聲青田人

周氏鼎詩經辨正

佚

宋濂志墓曰周鼎字仲恒先世自安成從廬陵從湜溪郭正表游六經有所疑滯縱橫扣擊惟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謂詩分正變之說固肇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而求況其體製音節奠然不侔若虛心玩之策書紊亂瞭然可見

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人既賢其書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托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見之具效至於協和神人之應非空言比也君於六經皆有論著未及完獨詩經辨正若干卷藏於家

方氏道齡詩記

佚

兩浙名賢錄方道壑字以愚淳安人蛟峰先生之曾
孫登至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編修官調嘉興推官
再調杭州判官引疾歸洪武初兩被召不赴

朱氏倬詩疑問

七卷

存

劉錦文跋曰詩經疑問朱君孟章所擬以淑人者也
朱君以明經取科第凡所辨難誠足以發朱子之蘊

而無高叟之固然其間有有問無答者豈真以為疑哉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舊本先後無緒今特為之論定使旨同而辭小異者因得以互觀焉

成德序曰詩疑問七卷元進士朱倬孟章著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作六卷今本七卷末附南昌趙德詩辨說一卷余始得是書稱盱黎進士朱倬莫知為何如人考之漢書地理志豫章郡下有南城縣注云縣有盱水圖經云在縣東二百一十步一名建昌

江亦名盱江名勝志云縣之東境有新城縣立於宋紹興八年就黎灘鎮置縣因號黎川然後知倬為建昌新城人及考近所為建昌志僅於科第中有倬姓名載其為遂昌尹而已他無所見也暇讀新安文獻志載明初歙人汪叡仲魯所為七哀辭蓋錄元季守節服義者七人而倬與焉因得據其辭而考定之辭言倬以辛巳領江西鄉薦登壬午第考龔良歷代甲子編年辛巳為順帝至正元年壬午其二年而志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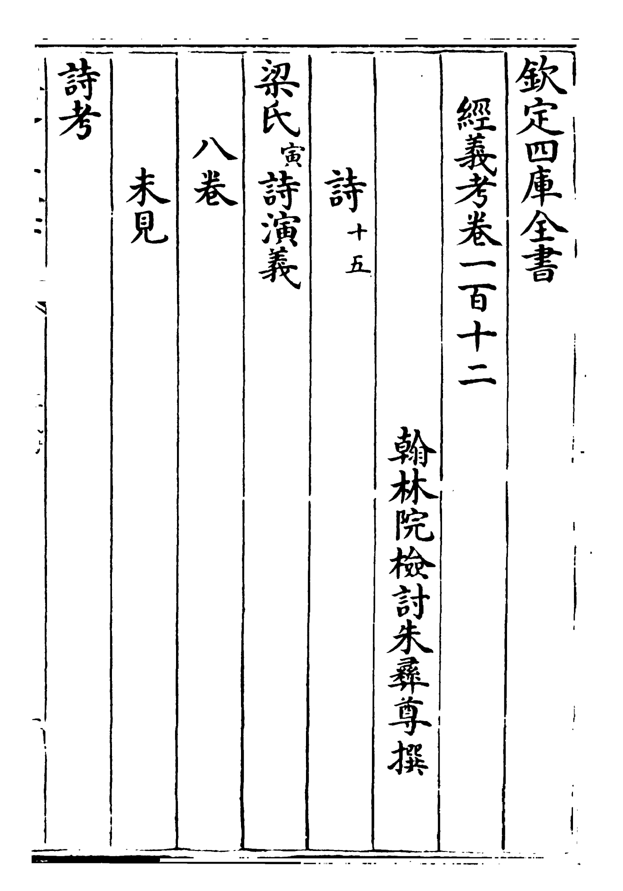
倬以至順元年登第考至順為文宗紀元歲在庚午仲魯之交倬當辛卯壬辰間倬自言登第十年壬午至辛卯恰如其數則志所云至順者誤也豈以順帝至正二年遂謁而為至順耶辭言初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安縣尹則已為官矣而倬之言於仲魯者曰登科十年未沾寸禄仲魯哀辭亦有十年未禄奚命之屯語殊不可解豈兩任皆試職故不授禄耶哀辭言壬辰秋寇由開化趨遂安吏卒

逃散俾大書於座有生為元臣死為元鬼語遂坐公所以待盡寇焚廨舍乃赴水死遂安為嚴州屬邑壬辰為至正十二年考元史是年七月饒徽賊犯昱嶺關陷杭州路當是其時蓋蘄黃餘黨由衢而至嚴者也哀辭言後竟無傳其事者豈非以邑小職卑時方大亂省臣以失陷郡邑自飾不遑遂掩其事而不鳴於朝耶哀辭又稱其下車興學誦詩民熙化洽蓋俾固當時良吏不僅以一死自了者而元史既不為之

立傳郡人亦不載其行事於志苟非仲魯是辭不幾與荒燐野蔓同盡哉誠可哀也已辭稱歲庚寅偉同考浙江鄉試始識仲魯於葛元哲家因見仲魯詩義而惜其不遇蓋偉以同經閱卷則其著是書無疑其為是書也當在未為縣尹之前其論經義大抵發朱子集傳之藴往往微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蓋欲使學者心思自得不欲遽告以微辭妙義也趙悳者故宋宗室舉進士入元不仕隱居豫章東湖於諸經皆有

辨說詩其一耳嗟嗟倬以義烈著德以高隱稱雖無
經學皆可表見況著述章章若是乎是不可以無傳
也巳

經義考卷一百十一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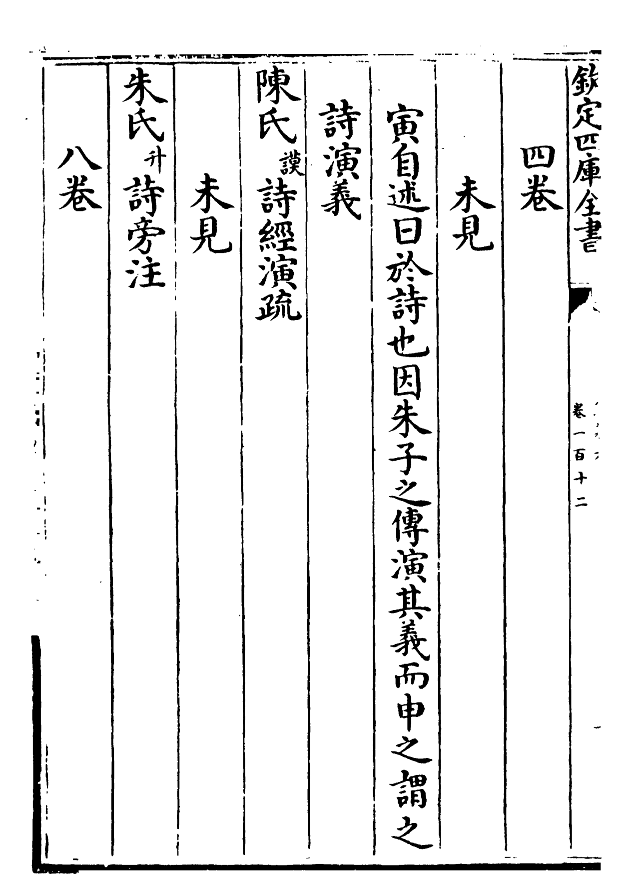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詩十五

梁氏寅詩演義

八卷

未見



四卷

未見

寅自述曰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

詩演義

陳氏謨詩經演疏

未見

朱氏升詩旁注

八卷

存

汪氏克寛詩集傳音義會通

三十卷

未見

危素序曰新安朱子詩傳或文義或引證讀者時有所未通窮鄉下邑豈能家貯羣書人熟通訓故學者之患此久矣祁門汪君仲裕甫蚤貢於鄉教授宣歙間易禮春秋各有著述至於詩傳為凡例十有二條

幽探徧索具見成書分為三十卷名曰詩集傳音義會通其自序則以興詩成樂之效望於來學㳂哉君之用心蓋其從大父東山受學於饒先生伯輿君之學得於吴先生可翁兩先生俱鄱人距祁門甚邇君年高德卲為士林之蓍龜云

宋濂序曰漢晉諸儒既造傳以釋六經唐孔頴達復為正義什傳而使之明陸德明經典釋文之書遂與之兼行蓋名物之詳理所當明聲字之訛理所當正

而議者尚有謂孔之繁蕪陸之疏漏者當是時伊洛

之學未興則其失有不得不然者矣三百篇之詩自

子朱子親為之注其大義固已昭如日星讀者於事

證音義有所未喻輒昧昧而言之譬猶不得其門而

欲闚奥之入不調其弓而思正鵠之中抑亦難矣前

鄉貢進士汪先生新安人其從大父東山君嘗從雙

峯饒子浙得黄文肅公之學文肅則子朱子高第弟

子也其授受淵源最為親切故學者多尊事之先生

幼即從之游學遂大進慨然以致君澤民為已任應
書有司以春秋中前選已而上春官不利嘆曰得失
固命也明諸經以淑後世不猶行已之志哉於是作
詩集傳音義會通若干卷引古今之書凡百餘家疑
者辨之闕者補之朱子之欲更定而未及者亦從而
正之稽其用心固欲孔陸無異然而簡而弗繁精而
不踈則有大過於人者矣嗚呼自經學湮微其於名
物之詳聲字之訛多忽而不講高談性命者有不屑

為沒溺辭章者有不暇為其視先生為何如哉濂少
先生七歲應書武林時嘗一會之迄今三十餘年先
生以修元史被召至京師會濂亦來總裁史事於是
與先生談經其深詣遠到殆非當世之士所可及方
欲執弟子禮而請業焉而先生飄然東歸因為叙其
書以志歆艷之私先生所著有易傳義音考春秋傳
纂疏春秋左傳分紀春秋諸傳提要經禮補逸周禮
類要四書音證通鑑綱目考異六書本義等書皆有

益於世非但今所序之書而已因並及之先生名克寛字德輔學者尊為環谷先生云

曾氏堅詩疑大鳴錄

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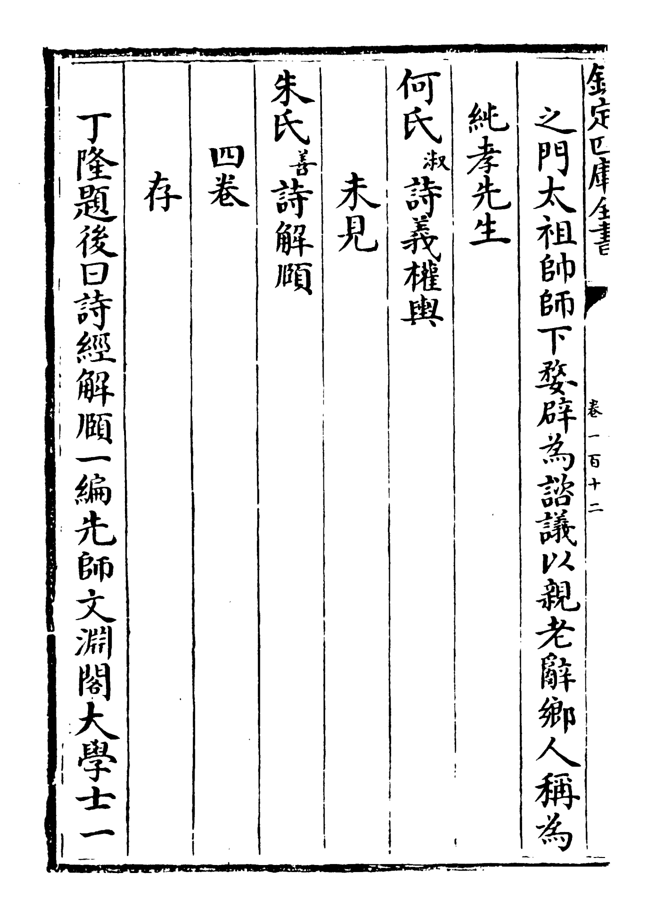
黄虞稷曰堅吳江人仕元為禮部員外郎徐達克元都堅同學士危素等出謁軍門太祖仍命原官後宣德初歷官雲南左布政使

按堅嘗序薛叙夫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自稱滄海逸吏臨川曾堅序有云余再以使事航海出慶元洋葢猶屬至正年間事俞邰謂是吴江人宣德初尚存庻别有所據其書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范氏祖幹讀詩記

未見

金華府志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受業白雲許先生



之門太祖師師下婺辟為諮議以親老辭鄉人稱為
純孝先生

何氏淑詩義權輿
未見

朱氏善詩解頤
四卷
存

丁隆題後曰詩經解頤一編先師文淵閣大學士一

齋朱先生之所述也先生得家學之傳經籍無不考
賾至古詩三百篇尤博極其趣每授諸弟子於發明
肯綮處輒錄之時愚亦在門不數年成集俾誦之者
不待玩諸心而喜形於色先生遂取匡說詩解人頤
之語以名之其子叔(闕)既鋟諸梓遠邇讀詩之士往
往稱之不啻良金美玉之重焉比年愚承之南昌司
訓上下亦莫不重是編之便學者但歲久不能無亥
豕魯魚之難辨於是僉議命工重刊以廣其傳愚僭

分章析類正其偽誤以便觀覽亦未必無小補云

楊士竒曰詩解頤四卷國朝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著

南昌有刻板余得之兵部侍郎盧淵凡二冊盧朱之

同郡人

江西通志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隱老之子洪武

初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王氏禕詩草木鳥獸名急就章

一篇

存

高氏_頤詩集傳解

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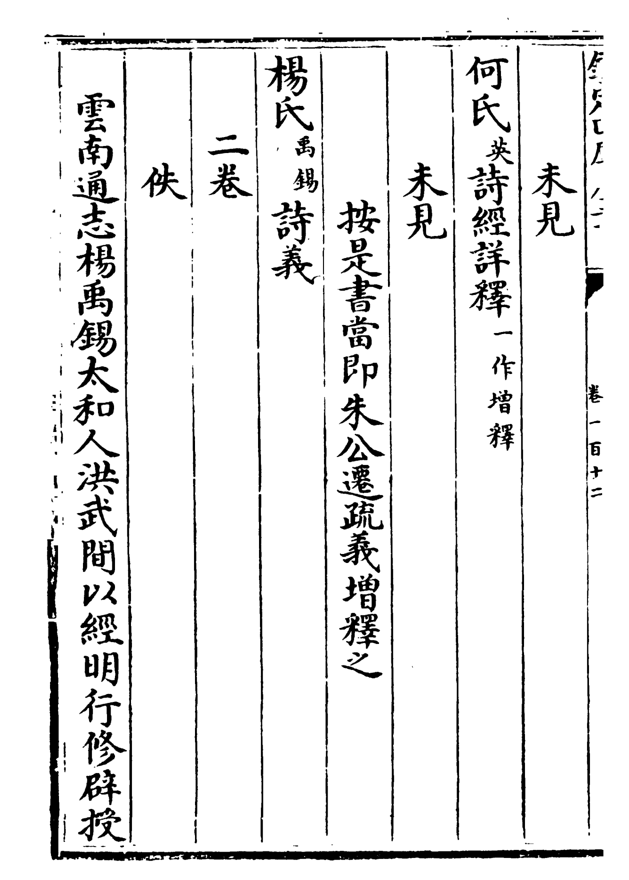
未見

黄虞稷曰頤福安人洪武中舉孝廉任海鹽知縣

蔣垣曰字應昌福寧州人

張氏_洪詩正義

十五卷



未見

何氏英詩經詳釋一作增釋

未見

按是書當即朱公遷疏義增釋之

楊氏禹錫詩義

二卷

佚

雲南通志楊禹錫太和人洪武間以經明行修辟授

本縣學訓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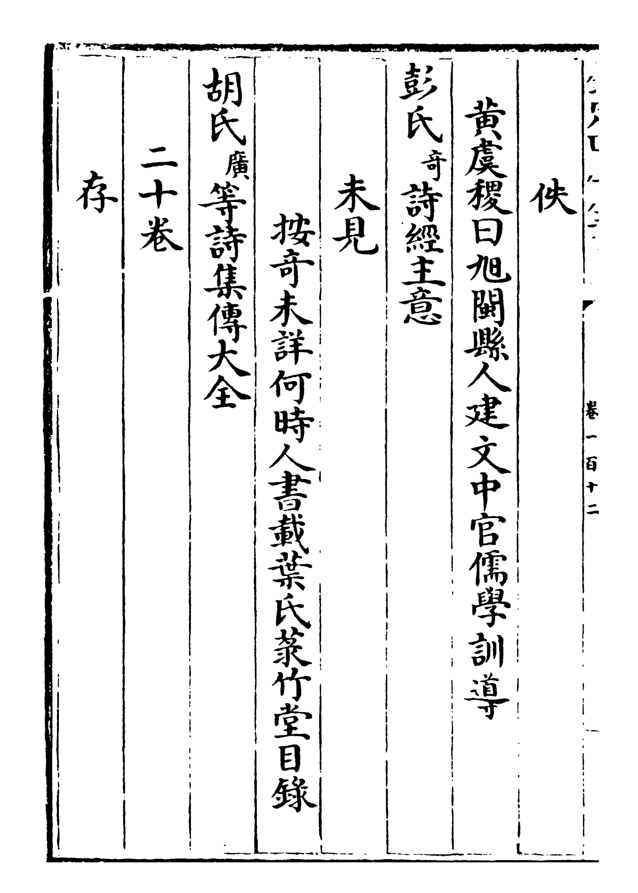
瞿氏佑詩經正葩

佚

浙江通志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訓導陞周府右長史永樂間下詔獄謫戍保安洪熙乙巳英國公奏請赦還令主家塾

鄭氏旭詩經總旨

一卷



佚

黃虞稷曰旭閩縣人建文中官儒學訓導

彭氏奇詩經主意

未見

按奇未詳何時人書載葉氏菉竹堂目錄

胡氏廣等詩集傳大全

二十卷

存

吴任臣曰詩大全纂修官亦四十二人翰林院學士
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
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
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
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
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
夔劉永清黄壽生陳用陳璲翰林院五經博士廸功
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黄約仲翰林院庶吉

士佘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吴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吴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黄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承德郎刑部主事章敞楊勉周忱吴紳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黄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廸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

蘄州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顔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按是書止抄龔安成劉瑾通釋一書僅刪去數條而劉本以詩小序隸各篇之下是書則別為一編若似乎不同者要之當日元未嘗纂修也

魯氏穆葩經或問

未見

陸元輔曰穆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理院事

劉氏翔詩口義

未見

黄虞稷曰翔清江人宣德己酉舉人官翰林院檢討

范氏理詩經集解

三十卷 楊守陳志墓云三卷

未見

台州府志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宣德庚戌進士官至

南京吏部左侍郎

王氏逢詩經講說

二十卷

佚

樂平縣志王逢字原夫宣德初薦授富陽學訓導尋

以明經召見放歸杜門講學鄉里稱曰松鳰先生

李氏賢讀詩記

一卷

未見

孫氏昺詩義集說

四卷

未見

江西通志孫昺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

黄虞稷曰書成於正統十二年

陳氏濟詩傳通證

佚

楊氏守陳詩私抄

四卷

存

守陳自序曰詩三百篇皆孔子所録世無異論矣其序或謂作於孔子又或以為子夏毛公或以為衞宏莫能定也然自漢毛公據序作傳而鄭康成之箋從

之唐孔祭酒之疏宋吕東萊之讀詩記皆從之他儒亦莫不尊序如經無敢有議而違者至歐陽文忠蘇潁濱始皆疑序而嫌傳箋各出其所見潁濱則例取序之首句盡去其下文而說之文忠則於傳箋之善者皆從之而其間有悖理咈情者始易之耳獨鄭夾漈深闢傳箋之妄盡去序而自為之說或謂其私心自是殆於不知而作者晦庵朱夫子博考諸家深探古始以為集傳多主夾漈之說且斷然以序說謬妄

淺拙實漢儒所作不當分冠諸篇因併為一編而詳論其得失學者莫不信而遵之奮千古之卓見以掃百代之陋聞非命世之大儒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其主夾漈而與鄭衛諸風盡斷為淫詩則東萊固嘗議之其後馬氏端臨亦嘗辨之今雖專門舉子尚或有疑於此者蒙少從先祖栖芸先生授詩僅聞大旨已厭淫詩之繁而疑之矣其後徧考諸家益詳味之則所疑亦不止此歷歲滋久疑猶未能釋也今居閒處

靜日味諸經因詳考各家傳注擇而抄之以誦習詩則專抄集傳獨於疑未釋者或仍從傳箋或易以他說或寫愚見附焉嗟乎序說多謬妄淺拙信有如朱子之言者徒以其托名於聖賢故世儒尊而信之歴數百年之久無敢更者况朱子之道學無媿聖賢何啻百世之山斗而其為集傳也貫穿古今折衷百氏發理精到措辭簡明諸家莫有能逮之者而初學小生乃敢私竊去取於其間豈非昏愚僭妄之極者哉雖

然自昔儒生治經講道皆由粗以造精而於前言往行亦始多疑而終信者今蒙學未至而輕據言之不自知其說之謬甚也俟他日改正焉斯可以驗學之進矣天順元年丁丑冬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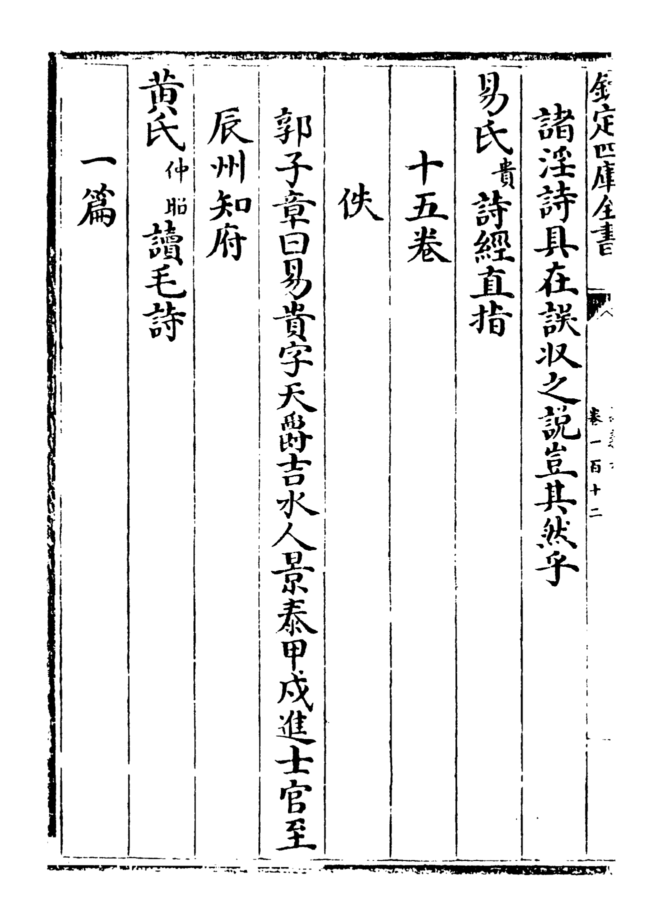
戚雄曰鏡川詩抄於免罝引墨子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說有據

王鏊曰詩小序序所以作者之意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以來人多疑之末敢盡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

諷其詩而為之説卓哉其為見也視古注亦簡切易曉可謂有功於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詩必自命題國史採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屬使今人為詩不自命題則釋之者人人殊不知果誰能得作者之心也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會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小序獨味詩之本旨毛鄭固多失然去古未遠其説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鄭聲淫之説於鄭衛之風多指為淫奔楊文懿公守陳

謂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辭焉肯引以自况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是如風雨雞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為思賢木瓜以為報功采葛以為懼讒青青子衿以為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為不可也

黄佐曰朱子所指淫詩與小序說異者近世四明楊氏直以為秦火之後漢儒誤収以倫三百之數故其所著私抄删削而攺編之愚謂左傳載列國所賦者



諸淫詩具在誤収之說豈其然乎

易氏貴詩經直指

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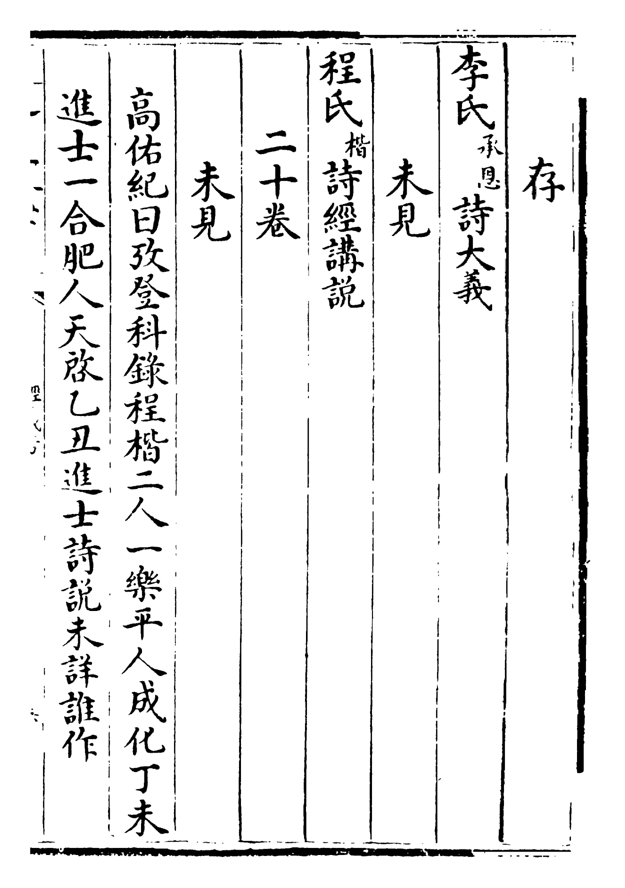
佚

郭子章曰易貴字天爵吉水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

辰州知府

黄氏仲昭讀毛詩

一篇


存

李氏承恩詩大義

未見

程氏楷詩經講說

二十卷

未見

高佑紀日弦登科錄程楷二人一樂平人成化丁未

進士一合肥人天啓乙丑進士詩說未詳誰作

劉氏銓詩經發錀

佚

寧波府志劉銓字世衡慈谿人以貢為丹徒訓導

王氏彥文詩傳旁通

未見

錢金甫曰華亭人號益齋官嘉興縣儒學教諭

丁氏徵詩解

佚

鄭氏滿詩經講義

未見

浙江新志滿字守謙慈谿人弘治壬子舉人濮州知州

陳氏鳳梧毛詩集解

未見

鳳梧自序曰秦漢以來說詩者四家曰齊魯韓毛厥後三家之說不傳而毛氏獨著毛之注多近古而鄭

康成箋之孔頴達疏之迨宋劉歐王蘇及程子張子各有詩說而末叶於一至晦庵朱子作為集傳固已家傳人誦無容議矣鳳梧嘗反覆考究詩之篇什為秦漢諸儒所亂徃徃失其次序如二南多閨門之詩而美大夫賢士之篇不宜無别王風宜首列國不當居邶鄘之後列國之風注疏明有諸公世次可攷而先後混淆大小雅各有正變暨商周頌各有世次而亦相雜於其中此篇什之不可不正者也至於註釋

則集傳泥於放鄭聲之言且過懲小序之失有可因
者亦輒改之如桑中溱洧諸詩本刺淫也而悉以為
淫者所作靜女木瓜諸詩本詠他事也而亦以為淫
者所作不無乖於思無邪之旨而亦非所以垂訓矣
此訓釋之不可不更者也竊不自揆悉據世次考定
其篇什爰取諸毛氏之註鄭氏之箋孔氏之疏稽諸
朱子之語類參之呂東萊之讀詩記嚴華谷之詩緝
楊鏡川之詩抄而閒有一得之愚亦附見焉名曰毛

詩集解凡若干卷將以求正於有道也若馬番陽之論楊鏡川之辨及余别著篇叶攷定一卷悉具列篇端庶以解學詩者之疑云爾

許氏詰詩考

未見

陸氏深儼山詩微

二卷　存儼山集中

存

深自序曰深承父兄之訓於詩自少誦習中歲業舉反覆諷咏之餘竊有所疑輒用劄記迨通籍禁林獲交賢俊間於僚友間稍出一二質之頗有合焉而亦未敢遽以為是也今六十年矣雖於經術終身難聞而一得之愚不忍自棄聊存藁以示子孫目曰詩徽其章句篇什多仍乎舊是編也蓋欲折衷傳序兼採衆長以明詩人之旨其疑者存焉其闕者後焉而因以附見鄙說求為朱子之忠臣而後已嗚呼僭妄之

罪安所於逃猶令後世知予之苦心焉爾

按詩微業有成書公子楫稱公携入京師為朝士竊去僅存二南邶風而已其於大序疑有錯簡而更正之存儼山集中

張氏邦奇詩說

一卷

存

湛氏若水詩釐正

二十卷

存

若水自序曰詩何為而釐正也甘泉子曰釐正夫淫詩也淫詩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删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也夫古之詩皆樂章也奏之鄉黨焉奏之閨門焉奏之邦國焉淫奔之詞果可奏之鄉黨閨門邦國乎大不可也此夫子之所以去之獨存三百篇也今

乃三百十一篇其十一篇者非夫子所删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為三百十一者乎其釐正小序何也曰小序者如今人作詩必先有序於前為某人其事爾也詩之大序孔子弟子子夏以夫子之意為之其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國史謂小史也其時近故其記事也切與後之生乎千百年之後而臆計乎千百年之前者異矣故論詩者必以小序為正然其中有數字後儒雜入者釐而正之使序純乎古則序正

序正則詩正矣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

經義考卷一百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詩十六

韓氏邦奇毛詩末喻

未見

胡氏纘宗胡氏詩識

三卷

存

王氏崇慶詩經衍義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詩三百周詩也商頌十二得之周太師氏而亡其七亦周人為之也夫上公之封禮樂之備所以思康微子也周先王之用心篤矣是故學莫大乎性情風所以風此也雅所以雅此也頌所以頌此

也然則學詩柰何曰本之吾心以審其幾㣲之事物以觀其變弘之學問思辨以廣其志反之無聲無臭以會其極其庶幾哉作詩經衍義

丁氏奉詩經臆言

未見

錢金甫曰丁奉常熟人正德戊辰進士

楊氏愼四詩表傳

一卷

未見

王氏道詩億

三卷

未見

馬氏理詩經冊義

未見

李氏淮詩經童訓辯疑

未見

黃虞稷曰淮字巨川聞喜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霍氏韜詩經注解

未見

舒氏芬詩稗說

三十卷

未見

高氏尚賢詩經摘玉

佚

錢金甫曰尚賢新鄭人正德丁丑進士

王氏漸逵讀詩記

未見

漸逵自序曰予聞夫子之教曰詩可以興故大樂正以絃歌為教令入學者習之而聖門閒居雅言亦為首務及至春秋詩學盛行其君臣之所宴會賔客之所酬荅罔不賦以示意其可以興者正在於此嘗嘆

夫朱子初與呂東萊講解皆主夫小序晚年乃盡變之以小序之所記者皆以為淫風噫先王以政治得失原於風俗故設為采風之官凡關於政治者悉采以行賞罰黜陟之典至於夫子之刪之也則一歸於正而削其邪蓋為庶民小子後世學者而設也豈復有淫邪者與於其間哉樂記曰正聲感人而和氣應之夫以正感人而猶恐其不順而況乎以邪感之其能免於諷一而勸百乎不知朱子何為以己意逆料

之於千百載之下盡小序講師訓詁而𢇁之此予之所深惜而悵歎也雖然以刺幽厲之詩而加之宣王以正雅之什而入於亂世此又小序之失也非朱子其孰能辨而正之哉予因許魯齋訂正二南之圖竊取朱子之意復為訂正小雅之圖猶欲盡其章旨而攺正之未暇也姑識於篇端以求正於有道之士焉

季氏本詩說解頤

八卷又總論二卷

存

徐渭曰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深有得於孔氏之遺旨有裨後學

黃氏佐詩傳通解

二十五卷

存

佐自序曰史志謂漢與魯申公始為詩訓詁而齊轅

固燕韓嬰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皆非本義魯最為近之三家列於學官獨漢初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是為毛詩而未得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為近之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以為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為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他如齊詩之五際韓詩之二

傳皆非本義此毛詩所以善於三家也惜夫鄭玄孔穎達所謂箋疏或疑經文之誤或訂本傳之失魏晉之世劉楨王肅多所難駁紛若聚訟迄於唐宋解之者亡慮百家子朱子始爲集傳其學大行然後聽者專矣論者猶病其違毛氏而宗鄭樵葢毛氏主序以言詩樵則斥序之妄以爲出於衛宏而盡削去之遂以己意爲之序凡詩人所刺皆斷以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懲創逸志施於禮義者矣呂氏祖謙讀

詩記復主毛序子朱子見而深有取焉嘗有意於會萃所長則其心未嘗自滿也佐少誦詩因旁及注疏玉海首明集傳之意而附諸説異同於其下命曰詩傳旁通正德庚午領薦而病間得嚴氏粲詩緝復采入焉自是日加删潤癸酉罹憂廢棄丁丑北上病不克終試而歸乃復修改並及禮樂更命曰詩經通解藏諸篋笥以俟有道而正云

趙氏𢎞詩經會意

佚

鄭玥曰趙鼒雞澤人弘正間由歲貢生任户部司務陞南刑部員外郎

潘公恩詩經輯說

七卷

存

公自序曰两漢言詩者四家齊魯韓毛後毛氏獨存三家先後並廢毛宗序說分置諸篇之首先儒謂序

說卜子夏所創毛公衛敬仲潤色之宋儒繼興各以己意發明經指迨朱文公集傳成立之學官大行於時而毛氏之學寖亡矣昔人謂序非一人之言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雖其舛誤不類間亦有之而要之古序不可盡廢信哉言矣世之經生宗法朱傳以博科試於古之注疏不復過目寧非闕典乎哉予幼肄習是經既而涉獵諸說覩呂東萊氏讀詩記而善之其立訓纂言兼總古注而毛氏之

說始存又覩朱克升疏義而善之其發明朱傳之旨
為詳且盡予乃合集是書日以玩焉以序說錄冠各
詩之前次錄朱氏所定傳序次錄經文次則雜采毛
說鄭箋孔疏其微言緒論可廣見聞者雖未恊厥中
亦詮次不廢乃若疏義符合訓詁其標識賦比興諸
體尤號詳明可裨朱傳遂牽連采掇一得之愚偶契
於衷則於篇末書附以備遺亡蓋所以助博物洽聞
而非以鉤奇獵異所以羽翼朱氏而非以牴牾儒先

也會萃成帙名曰輯說錄置家塾庸便觀覽且思就正有道蘄於朝夕吟咏之時或有得夫温柔敦厚之教庶幾孔子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之指亦可以弗畔矣夫

豐氏坊魯詩世學

三十六卷一作十二卷

存

黄虞稷曰坊言家有魯詩傳自遠祖稷然實自撰又

作詩傳託之子貢而同時又有作詩說託之申培者皆偽書也

按豐氏魯詩世學列偽子貢詩傳於前而更小雅為小正大雅為大正盡反子貢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熈而已為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偽為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泰

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為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於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嗇坎坎伐輪兮作欿欿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蓲此外素衣朱襮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處作閻妻中冓之言作中冓見漢書注而豐氏

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於定之方中為楚宫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於東門之墠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為唐棣又增盍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

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偽未能取信於人則又假託黄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説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於世其自序畧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於學官史稱魯最為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為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考者有曰佩玉

晏嗚關雎嘆之以為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為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於魯明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説乎至於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為坊偽撰乃誣文裕

得之中祕今文淵閣之書目録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為所惑也

陳氏褒毛詩緒説

未見

黄虞稷曰福建寧德縣人嘉靖癸未進士

陸氏垹詩傳存疑

一卷

存

埛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獘然亦有可以裨毛氏之未及者至孔頴達疏出而二家之說遂明程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為發其理趣詩益煥然李迂仲集諸家為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為徑而東萊之詩紀獨行岷隱戴氏遂為續詩紀建昌段氏又用詩紀之法為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為

詩緝諸家之要多在焉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氏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古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矣然其指甫田大田諸篇為治世之音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為周成王則其說的有根據且發理精到措辭簡潔讀之使人瞭然孰有加於晦庵之詩

傳者哉學者當以是為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按晉齋詩說至衛詩而止今附集中未成之書也

黄氏光昇演詩蠡測

未見

張氏忠詩辨疑

未見

黄虞稷曰任丘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光禄少卿

呂氏光洵詩箋

未見

俞汝言曰光洵字闕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改南京工部

薛氏應旂方山詩說

八卷

存

王夢得序曰我師方山公五經罔不淹貫而尤長於詩以幼時所錄詩說鋟諸梓始經義理以求其趣叅之古今以博其趣察之性情以正其意訂之得失以協其中眞可輔翼乎經而並行者學者當自得之嘉靖癸卯序

薛氏騰蛟毛詩附說

十卷

未見

陳氏言詩疑

未見

言自序曰詩也者正變存乎感哀樂存乎音美刺勸戒存乎意升降理亂存乎時得其意故時可見也得其感故音可審也得其音故政可知也於是乎詩次可序也則序之可也序之也者以序乎先王之詩世也觀乎其世而樂有恍焉者矣是故序詩也詩小序之作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子夏毛公合

作或以為國史或以為衞宏潤色之潤色者潤色乎孔子子夏毛公者也孔子子夏毛公其去詩尚近必耳目有逮焉者而以數千載之後臆而破之豈不遠哉是故序有原乎詩之意而詩無證乎序之辭者朱子以為非而我疑其是也故命其編曰詩疑

詩序傳

未見

言自述曰先王之詩孔子得宋大夫之七篇曰商頌

繼之者周也周宗文王故次二南文王未王二南未雅也武王成之故次武王之頌成王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而備矣故次之正雅成王有疑於周公未純也故次豳之變風承成王者康王昭王也故次二王之頌二王之後有宣王之興幽厲之衰故次幽宣厲王之變雅觀其所變而詩之情見矣幽王弑平王東而不復雅故次王風平王而下無詩矣於是有諸侯之詩魯宗國也而無風故次魯頌康叔者武王之子也

故次邶鄘衛唐叔者成王之弟也故次唐以其厲王之後故次鄭異姓而大功者太公畢公也故次齊次魏秦諸侯而狄者也故次秦國小而極亂亂極必治君子有未齊之思故次之以陳檜曹終焉

袁氏煒毛詩定見

未見

浙江通志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戊戌會元廷試第三人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贈少師

謚文榮

何氏宗魯詩辨考證

四卷

未見

黄虞稷曰宗魯字可言福清人嘉靖癸卯舉人惠州府同知

李氏先芳毛詩考正

未見

王氏樵詩考

未見

陳氏錫詩辨疑

一卷

存

勞氏堪詩林伐柯

四卷

存

謝東山序曰詩林伐柯者道亭勞先生所為説詩者也先生按潼川暇出以示東山由是讀之卒業先生於三百篇既合而統論之又析而詳言之大而一説之長小而一詁之善取之也博辨之也明學詩者讀之不猶伐柯者其則不遠矣乎雖然所謂則者不在書而在人不在人而在我聖門説詩曰思無邪曰温柔敦厚詩之教也此學詩之則也先生在蜀其教人也德行以為本篤實以為文行之以敬敷在寛出之

以色笑匪怒其校士也喜怒不形好惡不作覭䫜莫得而侔毀譽莫得而撓所以薰陶變化之者其爲無邪與温柔敦厚則一而已矣今諸生既親承先生之善訓其尚於先生所以爲身教者近取則焉不然茍徒讀先生之書固非先生之志矣隆慶庚午序

繆泳曰堪江西德化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許氏天瞻詩經正義

未見

黄虞稷曰天贈字德夫黟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山東

叅政

經義考卷一百十三